

## 楔子 失憶的生靈

失去過往，或許是新生的開始。

好痛……啊啊！天哪！好痛——

好像有人正拿刀剗下她的肉……或是硬生生想把她的五臟六腑從身體裡拔出來一樣！她好想逃……可是她根本動彈不得啊！

她張大嘴巴卻叫不出聲，驚懼的雙眼瞪大，所見的只有一片黑暗！

不不不！

「啊啊啊啊——」終於，她發出痛不欲生的淒厲叫聲，也掙離了那可怕的箝制！

她雙手掩面，歇斯底里的尖叫著，感受到身上的痛楚漸漸消散，盈滿眼淚的雙眼緩緩透過指縫看著本該是漆黑的世界。

她有些茫然，直到聽見吵雜的喇叭聲與引擎聲，才緩緩放下雙手——卻赫然發現自己竟然站在三線道的馬路中央！

瞬間回神，嚇了好大一跳！有兩台車子正從她面前呼嘯而過，差一點就擦撞到她！

「我為什麼在這裡？」還沒有反應過來，右手邊忽有刺眼的光芒射來，她倏然回首，看見的是一輛水泥攪拌車正朝她直駛而來！

「呀——」她驚惶失措的大叫，雙腳卻來不及移動，只能愚蠢的伸直雙手，意圖抵擋那龐然大物。

「咻……」

緊閉雙眼的她沒有感受到碰撞，偷偷睜眼，發現那輛水泥攪拌車已經不見了！狐疑的回首看去，那車已經在她身後駛離。

「怎麼會……」女孩錯愕的同時，一輛蛇行的重機悠然穿過她的身體。

女孩震驚的望著自己的掌心，呆滯的看著一輛接著一輛的車子呼嘯穿越她的身子，毫無阻礙！她蹙起眉頭，在心中發出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尖叫！

痛苦地一閉眼，車聲消失，她離開了高架橋，來到窄小的暗巷之中。這兒有一群人正在踢打著地上的男孩。

她呆呆望著倒在地上被毆打的男孩，他的身旁出現了很奇怪的畫面，像是電玩裡的 HP 值，一格格應該顯示綠光的燈號此刻剩下最後一格，而且不停的閃爍，有點像是警報。

圍繞著他的人有五、六個，他們又踢又打又踹，手上還拿著路邊撿來的石頭，往地上的男孩砸去！

她瞇起眼仔細看著，男孩的 HP 值，已由綠色轉為紅色，「嗶——嗶——」

接連閃爍再閃爍，然後那小型視窗上什麼燈都沒有再亮起，而下方出現了石英數字：2004.12.20，似乎是死亡日期。

她幽幽的看向一旁，那男孩已呈半透明狀站在她身邊，頭破血流的看著自己的遺體繼續被摧殘。

這就是死亡嗎？豆大的淚水自臉上滑下，所以……她也死了嗎？

「叮鈴！」

一股強烈的拉力忽然扯動了她，她連悲傷都來不及，瞬間從鬥毆的現場被拉走，附近景物飛快地消逝，她彷彿被扯進一個漩渦中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虛無裡飄搖著！

「回來了！」

直到一個低沉的男聲響起，她才勉強止住身子。

然後她看見神案、香，神案上有條黃巾，上頭繡有像法陣的圖案，正中央還放了一個甕。

「叮鈴！」一陣鈴聲刺耳的響起，她隨之一顫，看到有人搖著一只血色銅鈴，另一隻手正將符紙湊近燭火燃燒。

「進來！」鈴每搖一次，她就感到天旋地轉。「聽令，進來！」

鈴在甕的四周搖著，女孩瞪大了眼睛，全身不停顫抖，她感受到極端的恐懼，還有一股龐大的力量將她往那甕裡拉！

她不要進去！不要進去——為什麼要把她關進那麼小的空間裡？為什麼！

「還在抗拒啊……妳怎麼有那能耐？」那聲音笑著，「我會好好利用妳的，妳將成為最強的咒靈……」

不要！什麼咒靈？她不想詛咒誰，她只想——只想……只想什麼？女孩腦袋一片空白，天哪，她到底是誰？她又為什麼會在這裡？

千鈞一髮之際，她費盡氣力掙脫開那可怕的鈴聲與符咒，眨眼間離開了那詭異的屋子裡……然後她只能四處飄蕩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誰……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、叫什麼名字，甚至也沒有人為她做法事、為她招魂，讓她有個可以回去的地方！

可是那鈴聲依然不間斷的響起、那拉力總是突如其来地攻擊著她，她每次都拚命的逃、躲、避開，但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如此，她發現自己的身體越來越透明了。

像現在，她的五根指頭已經消失，自己某一天會像煙一樣，完全飛散在空氣之中，再也聚集不回來吧？

「妳能逃多久？沒有歸處、也沒有加緊修行，妳遲早會魂飛魄散的。」上一次在鈴聲裡，那人這樣警告，「在這裡，至少有我照顧妳。」

修行是什麼？她頹然的坐在路邊，她是鬼嗎？還是人？她搞不清楚了，她只知道再這樣下去，她的腳也要跟著不見了。

「我是誰？我到底是誰……」她虛弱的說著，最悲哀的是，是否她魂飛魄散之際也還不知道自己是誰呢？

「妳啊，」一張豔麗的臉龐忽然映入眼簾，「擋到路了。」

坐在階梯上的她猛然跳起，詫異的望著身穿黑色馬甲的女人，女人正瞬也不瞬的盯著她……這些日子以來，很少有「人」看得見她的。

「擋路擋兩天了。」女人上下打量著她，「妳快要魂飛魄散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歪著頭左右看了看，「為什麼他們都不會？」

她指向四周，明明充斥著一堆跟她一樣的鬼啊！

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死了，知道自己是鬼，認清自己的本分和該做的修煉。」

女子挑了挑眉，眼前的靈體非常虛弱啊。「但妳不一樣……」

「我哪裡不一樣？」

女人不語，只是微微一笑。「有地方可以去嗎？」

她搖了搖頭，澀然淚下，「我什麼都記不得了，我——啊！又來了！」

「叮鈴。」

她大驚失色，鈴聲再度傳來，那股拉力又要來了！這一次，她只怕沒有力氣再掙脫了！她不想進那個甕裡！不想啊！

她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向後拖去，下意識伸長了殘缺的手，希望能抓住什麼，卻倏地被一把握住。

她瞪大了眼睛，望著沒有穿過她身子的手，這個黑衣女人竟緊緊將她拉住！

「我可以讓妳不死，可以讓妳不再被那鈴聲召喚。」女人勾起豔麗的笑容，「但是，妳得幫我做事！」

「我不要當咒靈！」她哭喊著，卻沒有手指可以拉開女人。

「誰要妳當咒靈了？只是當祕書罷了……」女人深吸了一口氣，猛然將她拉到身後。

手中短鞭俐落的劈開跟前的空氣，切斷了那不止的召喚，女人再度回身，鞭子擊在掌中啪啪作響。

女孩雖倉皇失措，崇拜卻控制不住的油然而生。

「完整的靈魂，從今天起，妳就跟著我吧。」女人倨傲的說著，揮動鞭子，旋即往身後的大樓走入。

「咦？」女孩錯愕的看著自己，她的手竟然瞬間恢復正常，虛弱也全數遠離！她又驚又喜，迅速飛上前跟著走進電梯裡的女人。

「我是女王。」她勾起一抹笑，「請多多指教了，離魂。」

「……離魂？」女孩狐疑的瞇起眼，旋即露出瞭然的笑容，「是的，請多多指教了，女王。」

從今天開始，她就叫「離魂」。

## 第一章 逆轉的命運

「他死期未到啊！」少女緩緩的說，「他應該六十八歲才死亡！」

閻羅王顯得若有所思，「這表示有人干預了『命運』！」

炙熱的陽光從全透明的落地窗外照射而入，銀色流線型的辦公桌上，觸控式螢幕正在轉換著畫面，一個女孩坐在一體成型的不鏽鋼椅子上頭，懶懶的打了個呵欠。正前方牆上的電腦螢幕與桌上的系統相連，一張張照片不斷浮現在上頭，女孩也不停的使用鍵盤一一鍵入資料。

「離魂小姐……累了嗎？」旁邊臉色泛青的男生乾笑著，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」

「我要喝咖啡。」女孩用手指捲著長長的鬈髮說著，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，「還要一個戚風蛋糕！」

「是的！」青面鬼趕緊拿起電話撥打分機，交代著可愛女孩要的東西。

離魂今天依然非常迷人，身穿混著兔毛的白色寬版毛衣，搭上騎士外套，頸間繫了一條豹紋圍巾，駝色的五分褲口袋邊綴有蕾絲，是這季最流行的混搭風格。披散著的長髮髮上編織了小辮子，做出編髮的效果，還不忘別上一朵小花。修長的雙腿穿著及膝馬靴，雙腿交疊，連伸懶腰都顯得優雅。

身後的自動玻璃門開啟，走進一名優雅的男人，他有著一頭飄逸長髮，髮質好得讓離魂嫉妒，今天簡單的用藍絲帶束起，正以俊秀的笑容朝著她打招呼。

「累死了！」她咕噥著，雖然靈魂應該是不會累，但她是生靈，有點不一樣。「你們的新進人員什麼時候會進來啊？」

「還在徵求呢，妳要知道，鬼差不是人人都能當的！」男子說話的語調輕揚，氣質以人類的眼光來看，就是個型男加上藝術家。

「為什麼？」離魂狐疑的皺起眉，「我就可以下來幫忙啊！」

「所以我才說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我跟女王要求很久了，她無論如何就是不肯放手！」唉，這年頭要挖角也是很辛苦的。「能夠不憑生死簿就知道人類的大限之期，世間少有啊……」

離魂眨了眨眼。這又不是她願意的！

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個能力，可以清楚的看到人類的壽命將盡，甚至在修煉過後，能夠準確知道他們的死亡時刻。

從她是個靈魂開始就能夠看見活人的死期，她從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的。

而由於她的記憶是從當「生靈」開始的，當然也不知道自己以前是否看得見。甚至連她的身體在哪裡、她叫什麼名字、住在哪兒，全部沒有記憶。

女王能確定的是她的軀體還沒有死，依然活著，但就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身體，一個空殼罷了。

一般而言，除非是死亡的靈體，才會正式跟自己的軀殼切斷連結，否則就算是一時的靈魂出竅，靈魂跟軀體還是緊緊相連，能夠輕易的回到身體中。

而她的例子非常特殊，從她的靈體上找不到任何跟本體有關連的訊息，但是她卻不是死靈，而是一個確確實實的生靈！

正因為是生靈，照理說以這種狀況離開身體太久的話，她的身體會死、靈魂也會破滅，但她遇上了女王，女王以言靈之力保她的靈魂完整，間接影響她仍在某處的身軀也能活著。

她找遍了所有相關機構的植物人資料，就是沒有看到跟自己長相相似的植物人，甚至親自到每一間醫院的病床去看過，腦死病患中也沒有她。

她究竟是誰？這對她而言是個永遠的謎。

只是生活得繼續下去，被女王收留後，她正式成為「鬼僕事務所」的員工之一，成為女王的左右手，女王給了她一個安身立命之處，也能遠離潛在的威脅。

那個鈴聲、那殘虐得意的聲音，那想將她化為咒靈的人，應該還存在著。

「我跟你說喔，我不想在這裡待太久啦！」離魂轉了轉眼珠子，忍不住抱怨，「我想快點回去事務所！」

「放心，我也不敢留妳太久。」男子做出準備坐下的姿勢，平空就出現一張椅子，

準確的接住了他。「但是要找到一個能嗅出死靈的鬼差，談何容易？」

「厚！你不要故意拖延喔！事務所很忙的，女王沒有我怎麼辦？」她托著腮，小嘴嘟了起來。她可是女王的得力祕書耶，大小雜事全是她一手包辦。

「放心好了，不是才多了生力軍？」男子頓了一下，像是在回想，「啊，叫做木頭對吧？」

離魂瞪圓了眼，黑白分明的大眼流露出詫異神情，而且還瞬間站起身。

「閻羅大人，是誰跟你說木頭是生力軍的？」離魂十分訝異，「他沒把女王氣得半死就要偷笑了耶！」

「哦？」閻羅王微怔，「我只知道女王千方百計找新血，而一個高中生前不久已經正式加入你們事務所了……」

「拜、託！」離魂邊說邊鼓起腮幫子，「木頭絕對不可能成為女王的得力助手的！」是嗎？閻羅王笑而不回應，有時看起來越平凡的人，或許擁有越強大未知的力量。此時，青臉鬼小心翼翼的端著托盤走入，一瞧見閻羅王也坐在桌邊，嚇得手都抖了起來。

青臉鬼呈上指定的點心，離魂露出欣悅的神情，滿足的品嚐她的下午茶。

「系統處理得如何了？」閻羅王正色，轉向青臉鬼。

「正、正在補救中。」青臉鬼戰戰兢兢的回應著，真怕頂頭上司一個不開心，他便死無葬身之地。

說到底，都是一個愚蠢的鬼差害的！

把好好的生死簿弄丟就算了，還掉到地獄的岩漿裡去，就因為喝了太多，跟其他鬼差在那兒玩拋接遊戲！幹麼不把自己的頭折下來當球玩，偏偏拿生死簿！

導致這十年間的生死簿煙消雲散，命運之神那邊氣得火冒三丈，說什麼也不合作，一口氣提供了百年間的死亡名單，卻沒有時間與地點，搞得現在該死的人都還沒死、死掉的鬼魂到處飄蕩。

閻羅王怒不可遏，雖然還沒有懲處任何人，但是所有鬼差已經覺得頸子只剩皮相連了。

後來他還親自出馬，到人間去請了一位「高手」相助，沒想到這位高手看起來只有人類的十八、九歲，身材修長，臉蛋漂亮，更別說每天的打扮既可愛又時尚，瞬間在黃泉引起了一陣旋風！

這位名喚離魂的女孩，還是個詭異的生靈，跟身體沒有聯繫卻也能維持完整的形態，並且可以看出人類的大限之日——所以商請她坐在電腦區，重新編製生死簿。

「名單多得可怕！」離魂抱怨著，「我眼睛看得都痠了。」

基本上靈魂根本沒有這種問題，只是她嫌煩。

「真的得麻煩妳了。」閻羅王面對離魂時永遠是笑吟吟的，「晚上挑套衣服吧，我送給妳！」

「咦？」提到衣服，離魂立刻雙眼熠熠有光，「我想要斗篷外套！」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？」閻羅王笑了，「我們就工作到七點，然後我帶妳去人界挑！」

「閻羅大人最好了！」離魂換上甜笑，興奮得趕緊轉向青臉鬼，「我們繼續吧！」

那上揚的語調，讓青臉鬼一愣一愣的，剛剛還一副厭煩的樣子，怎麼馬上精神抖擻？

閻羅王暗自竊笑，他怎麼會不知道女王身邊這丫頭的習性呢？非常注重流行與時尚，擁有單純可愛的個性，只要用流行的物品就能夠將她手到擒來……

陰間非常需要她這樣的人才，可女王總是不肯鬆手，他打算利用這次機會，好好的把離魂勾過來，讓她想在陰間工作！

一個離魂可以省好幾個鬼差啊，能夠節省人事管銷和培訓費用，上頭金融海嘯之後，人類燒下來的錢也少了，地獄這邊也進入經濟大蕭條，能省則省。

電腦螢幕跳動著一張又一張的照片，離魂準確的把對方的死亡時刻填上。接著跳出一個方臉的二十八歲男人，戴著黑框眼鏡，笑得一臉憨厚。

右邊的資料照舊列出姓名跟人生簡歷，整個螢幕最上頭有紅色條紋，那表示在人間記錄的鬼差們確定他已死亡，並記下死亡時刻。

可是等青臉鬼跳到下一張時，離魂卻嘆了好大一聲。

「等一下！」她錯愕的望著螢幕，「上一張！上一張！」

青臉鬼趕緊把資料上調，再次調出「陳宏傑」的人生簡歷。

「他已經死了？」離魂眨了眨眼，甚至揉揉眼睛。這照片旁邊的 HP 有七分滿，下頭出現的石英數字明明顯示 2050.06.08。

閻羅王也注意到不對勁，他望向陳宏傑的資料，再轉過來看著離魂，不懂哪裡出了問題。

「他死期未到啊！」離魂緩緩站起來，「他應該六十八歲才死亡，不是現在！」

「什麼？」青臉鬼立刻仔細的調查回報系統，再搜尋了遊魂部門的資料，發現沒有陳宏傑報到的紀錄……但是有死亡紀錄。

「他是意外身亡的……有鬼差已確認這一點。」青臉鬼調出資料，螢幕上秀出一個人倒臥血泊的照片，「上星期六發生的事，他跟人起了口角，然後被毆打致死。」下一張照片是醫生的死亡證明，還有陳宏傑靈堂上的照片。

閻羅王緩步上前，望著那笑得憨厚老實的遺照，若有所思，「這表示有人干預命運。」

「干預命運？」離魂很疑惑，她的能力應該是很精準的啊！

「有東西干預了他的命運，造成他沒有按照命運之輪的時刻死亡。」閻羅王立刻回首，「青面，找人去命運部門，確認原本的死因為何！」

離魂倒抽一口氣，什麼東西可以干預一個人的命運？每個人的命運應該是出生時就已經編織完畢的，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甚至幾時死亡、以何種方式告別人世，都在命運之神的梭軸上論定啊。

「有辦法改變人的命運嗎？」離魂不解，因為女王說過一切早已注定。

閻羅王望向她，露出一抹深沉的笑意，「當然可以啊，離魂！」

「我以為紡織好的命運是不容更改的，有人一敗塗地是命定、有人飛黃騰達是命定……」她喃喃的唸著。就連她會與本體脫離、喪失一切記憶都是命定，不是嗎！

「沒錯，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控在織機之上，每個人類都是一片織錦，每根線

都已經落在固定位置上——但總有意外。」閻羅王走向她，「有特殊力量的人、有外在的因素，可以讓線斷裂、可以勾紗、可以移動線的方向，造成不一樣的人生——而一個人的改變，也會影響到其他人。」

如同西海岸一隻蝴蝶的振翅，足以在東岸引起海嘯一般，他一直很欣賞人類思考出來的「蝴蝶效應」理論。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線在紡車上啊……命運之神只是把命運織出來，但是他們不會管紡車轉動時的任何成果或是意外。」大方向或許是注定的，但人類還是有更改的空間，「否則，鬼僕事務所怎麼能經營呢？」

「咦？」提到事務所，離魂就有點明白了。

來委託的或人或鬼或妖，都是需要鬼僕事務所幫忙而前來，如果命運已注定，他們怎麼能再多做些什麼呢？

「我懂了！」離魂揚起甜甜的笑容，雙眼閃爍光采，「所以說，這個陳宏傑是被特別的力量硬切斷命運，導致二十八歲就提前死亡嘍？」

「沒錯。」提到陳宏傑，閻羅王的神色就沉了些，「沒有生死簿，就沒有鬼差去提拿他，但是妳說他的卒年應該是在四十年後——我們現在也不能帶他回來！」

「不能帶他回來是什麼意思？」離魂咬了咬唇，「要讓他在人間飄蕩嗎？」

「嗯，得等他的死期到才行。離魂，請把陳宏傑的正確卒年寫上去。」

「可是、他已經死了啊！」離魂不明所以，既然已經死了，怎麼能讓他飄蕩在人間呢？

「請寫上去。」閻羅王微微斂起笑容，輕揚的聲調多了一絲命令的嚴肅。

離魂全身發寒，她立刻旋過身去，回到桌邊的電腦前，將陳宏傑的正確死亡日期打上去……一個應該在四十年後才死的男人卻提前死掉了。

「果然有東西在搗亂……」閻羅王喃喃說著，臉色稱不上好看。「離魂，麻煩妳離開。」

離開？離魂半聲不敢吭，因為現在的閻羅王可不像剛剛那樣平易近人，他身邊圍繞著黑色的氣體，而落地窗外那些假的陽光也跟著瞬間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重重黑霧。

屋內亮起一盞盞的燈，青面臉上不斷冒出冷汗，已經在跟其他部門聯繫。

「是。」離魂明白，這時候的閻羅王，是地獄閻王了。

小心翼翼的不讓高跟靴在玻璃地板上發出太大的聲音，她戰戰兢兢的走著。真是超可怕的，難怪女王有提醒她要小心，因為古語有云：伴君如伴虎，最適用在閻羅王身上了。

雖然他人長得俊秀又成熟，完全是紳士等級的型男，平時待人和氣溫柔，對女孩子更是體貼，可是一旦他化身为地獄閻王，連眼都不必眨，就能叫她灰飛煙滅了，嗚……

「回人間界。」閻羅王忽然回首，金色的雙眼鎖住了正在後退的離魂，「跟女王說這件事情，請鬼僕事務所全力幫忙尋找這位陳宏傑的蹤影及真正死因。」

「咦？」離魂絞著的雙手緊緊一握，跟著顫了一下身子，「閻羅大人，這是……在委託鬼僕事務所嗎？」

閻羅王聞言露出一抹笑，但看著那雙金色雙眸，離魂只感到膽戰心驚。

「是的，這是地獄的委託。」

離魂在鬼差護送之下從地獄返回人間，覺得靈體有些不舒服，主要因為她是生靈、不死不活的身分待在地獄太久本來就不安全，再加上穿梭兩界，總會讓她靈魂受到耗損。

靈魂耗損跟疲憊感覺很像，不過麻煩的是，萬一在這種狀態下遇上厲鬼，很容易被吃掉——就是與其他靈體併成一體，而且掙脫不了。所以閻羅王總是要鬼差護送她進入鬼僕事務所的大樓，避免所有覬覦和干擾。

離魂走入電梯裡，禮貌的跟護送她回來的鬼差們揮手說再見，甜甜的笑容讓兩個鬼差都快醉了。

「你有看見她的頭髮嗎？」鬼差甲迷戀的說，「怎麼有這麼漂亮的靈體，而且好像都有護髮耶，頭髮超有光澤的！」

「拜託，你看那雙腳，好長好正，雖然只有露出一小截，可是超性感的！」鬼差乙一臉陶醉，「我想下次放假時約她出去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靠！怎麼輪得到你？」鬼差甲冷哼一聲，「離魂才看不上你這怪模怪樣的傢伙咧！」

「你又哪裡了不起了！」

樓下的爭吵清晰的傳進離魂耳裡，她竊笑著。原來鬼太正也不好，每次很多鬼差都搶著要護送她呢！她其實還沒有思考到戀愛這件事情，因為她還年輕嘛，幹麼那麼快就交男朋友呢？嘻！

望著電梯燈號快速的上升，離魂滿心期待，待在地獄好幾天了，終於可以回到事務所！

身為生靈的她，雖可任意穿牆越壁，但位在四十四樓的鬼僕事務所，哪有那麼容易入侵？重重結界乃是高人所設，可不是人類做的，就連堂堂閻羅王要找女王，一樣都得乖乖坐電梯。

「咦？離魂？」她一出電梯，正在擦窗的海豹詫異的望著她，「妳回來啦！」

一隻穿著工作圍裙的海豹正在努力擦著窗戶，讓每一扇玻璃都綻放出光芒。

電梯位於樓層最左邊角落的位置，一出來左手邊就是逃生門，右手邊則是寬闊的空地，十二點鐘方向有個沒什麼用的空間，放了個黑色鐵桶；再往右看去，整層地板都是黑色的大理石，三張桌子擺在一邊，光等待區就有十坪大小，一旁還有超大的書架擺雜誌、報紙跟期刊，飲料區則有多種種類隨人取用。

海豹就是在擦這邊的玻璃，因為大家都在這兒休息，得顧及景觀的清晰度。

等候區的對面是個房間，沒有窗戶看不見裡頭。這一個長方形大區塊被一條走廊一分為二，說是走廊其實也沒有實質的存在，只是因為底邊中間有個方形門，自

然而然就像無形的走廊了。

方形門其實就是個洞口，整個邊緣貼著白磚，最上頭有塊黃金色的牌匾，上頭寫著「鬼僕事務所」五個大字。

牠餘音未落，從那方門裡立即衝出了一個穿著T恤的男生，大概高中生年紀，身高超過一百七十，但是過於削瘦，他一見到離魂，立刻露出喜出望外的……呆笑。

「離魂！妳回來啦！」他開心的衝了過來。

這是事務所唯一徹頭徹尾的人類，代號木頭。因為他，離魂總是會選擇閉上看得見人類死期的眼睛，不希望看見自己同事什麼時候會死。

離魂立即揚起燦爛的笑容，張開雙臂，也朝著木頭奔去。

木頭有點錯愕。哇喔！離魂是想來個久違的擁抱嗎？果然她平常凶歸凶，可是還是很想大家的！

木頭睜起眼，開心且帶著害羞地上前準備抱住離魂。這幾天她不在，視覺上少了份美麗，鬼僕事務所變得好單調喔！

只不過木頭這一抱，雙手跟著交錯，準確的「穿過」離魂的身體，整個人撲了個空，然後煞都煞不住，「砰」的一聲摔倒。

離魂回首，不由得皺起眉頭，噘起粉色小嘴，「你怎麼還是那、麼、笨啊！」

「嗚……」木頭摔得很疼，離魂怎麼突然啟動穿越模式啦！

「不然怎麼叫天然呆咧？」門邊早走出了一名帶著陽光笑臉的爽朗男人，他望著趴倒在地上的木頭，無奈的搖了搖頭。

「萊西！」離魂開心的上前，認真的跟他來個大擁抱。

木頭摸著疼死人的鼻子坐起身，一臉哀怨的看著相見歡的兩個人……真是太不公平了，為什麼萊西大哥就可以碰到離魂啦！

「蠢！」一旁角落傳來細微的聲音，木頭嘟嚷著回首，看見海豹正努力移動尾鰭，認分的擦著窗子。

「女王呢？」招呼打完，離魂沒忘記正事。「閻羅大人要委託我們鬼僕事務所喔！」

「咦？閻羅王？」萊西提到這三個字便肅然起敬，「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「有人在干預命運，讓未死之人因意外橫死。」離魂拉著萊西，走入方形門裡的區塊。

離魂穿過那只有一公尺長的走廊，這是淨化與傷害不潔之物的結界，她有女王的保護，所以這走廊無法傷害她，反而減輕了她的疲憊感。過了走廊就是大家平常的OA辦公區，以及女王的辦公室。

她瞥了一眼如迷你凡爾賽宮的辦公室，發現女王不在。

「先給大家看看。」她逕自來到自己的辦公桌，開啟電腦，調出剛剛從地獄轉寄上來的檔案。

萊西跟木頭紛紛來到她座位邊，望著調出來的資料。

「陳宏傑？」萊西狐疑的看著，這人應該在四十年後才死亡……「所以閻羅王希望我們查清楚他的死因嗎？」

「我知道他。」冷不防的，站在最後頭的木頭語出驚人。

兩人不約而同回首，木頭竟然會知道這個人？

「這新聞鬧得很大啊，上星期的事情，你們都不知道嗎？」木頭備受矚目，反而有點不自在，「報紙上跟網路上都有他的照片呢！」

萊西輕咳兩聲。上星期呢……他忙著約會，所以沒什麼太多空閒時間……咳！

離魂則趕緊查網路新聞，開什麼玩笑，竟然有她不知道，可是天然呆卻知道的事！

「這個人因為說了一句話，就被一群不良少年活活打死！」木頭直接到檔案櫃上去找還沒整理好的報紙，「很可憐耶，頭骨都被打凹變形，聽說連鼻骨也被整個打碎……」

找到了！木頭抽出一張報紙，社會版的大頭條，幾乎是滿版報導，而上頭就有一張死者的照片，陳宏傑依然笑得憨厚老實，戴著一副膠框眼鏡。

同一時間，離魂也在網路上找到了相關訊息。

事情發生在上週六晚上，陳宏傑跟同事們去唱歌歡度週末，九點多時決定提早離開，所以跟同事道別後離場。之後他在外頭接了通電話，那時因為身邊有一群少年正在喧鬧，他聽不清楚電話內容，所以上前請對方降低音量。

那群少年們聞言心生不滿，所以動手推他、踢他，紛紛拿起不知從哪兒來的球棒跟鐵棍，狠狠的朝陳宏傑身上招呼，一直到頭蓋骨裂開，甚至打凹了個洞也未曾住手。法醫堪驗時更發現，在陳宏傑活著時，鼻骨竟被全數打碎，碎片跟著血液佈滿整個腦腔，這也是致死原因之一。

最後那群少年們揚長而去，不管倒臥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陳宏傑，還是旁人打電話叫救護車的。只可惜除了鼻骨外，頭骨也有多處凹陷粉碎，到院後急救無效，宣告不治。

離魂望著死者的照片，的確就是她在地獄資料庫看見的陳宏傑，而他的照片旁邊，有著一張寫有「主嫌」的凶嫌照片，雙眼卻被黑槓畫上，甚至連全名也無，只寫著「吳姓少年」。

「這是殺人凶手嗎？」離魂蹙起眉頭，「為什麼要幫他的臉打馬賽克啦！」

雖然把消息傳回地獄，閻羅王應該也能知道對方是誰，但她就是看不慣殺人凶手被如此保護。

「因為他未成年。」

高傲的聲音自外頭傳來，所有人立刻往走廊的方向看去，只聽見高跟鞋叩叩的聲音，門口走進一位穿著黑白馬甲洋裝的女人，手裡的短鞭正揮呀揮的。

「女王！」離魂緊抓著報紙，原本急欲上前，卻突然發現這個空間裡有另一個鬼魂的存在！

她詫異的走到走廊前，往另一端看去，見到了一個小男孩正侷促不安的瞪著這一公尺長的走廊。

「女王？」離魂指了指外頭那個小男孩，疑惑的看向她。

「那個集團一共有五個人，全數未成年，而且被捕之後毫無悔意，因為他們知道不會被判死刑，畢竟他們還小，法律會站在他們那邊。」女王沒理會離魂的問題，逕自走進她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裡，「是那五個孩子切斷了陳宏傑的命運之線。」

「可是，閻羅王說需要有強大的力量……」只是少年，能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嗎？「這就是我們需要查清楚的了，而且——」女王的視線終於停在離魂身上，「他們不只影響了陳宏傑，還連帶影響到別人的命運。」

別人？離魂、萊西跟木頭不約而同的往外望去，那個男孩也正狐疑的看著他們。

「先找到陳宏傑的魂魄，並釐清那天發生事情的前因後果。」女王瞅著離魂，「離魂，妳負責這一次的案子。」

「我……我？」離魂忽然精神抖擩，「我負責嗎？」

「對，這是妳的案子。」女王勾起豔麗的微笑，「但是必須帶著那個男孩。」

離魂才在喜出望外，興奮終於有機會讓她獨當一面之際，又聽見了令人錯愕的命令！「帶著——那個誰？」

她不解的望著外頭那個也瞪大眼睛看著她的小男孩，不認識也沒見過，但女王要她處理一件案子，還得帶著一個小孩的靈體？

「他能幫得上忙。」女王嚴肅的望著離魂，「相信我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女王不理會她帶著抗議的呼喚，逕自將短鞭往桌上揮去，啪的一聲讓在場眾人肅然起敬。

「第 1500 號案子，正式啟動！」